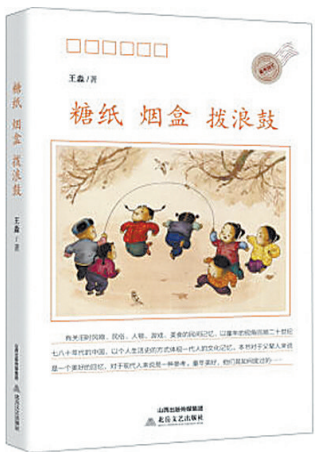
超薄阅读

糖纸 烟盒 拨浪鼓



作者:王森
出版社:北岳文艺出版社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,孩子们的玩具很像,糖纸、烟盒、拨浪鼓几乎是那两代人的集体记忆。《糖纸 烟盒 拨浪鼓》有关旧时风物、民俗、游戏和美食,以个人生活史的角度,展现那代人的文化记忆。

本书对父辈人来说是一个美好回忆,对现代人来说亦是一种参考,更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科技不算发达的时代,孩子们是怎样度过童年的。

【试读】轻飘飘的旧时光其实并没有溜走

糖纸、烟盒、拨浪鼓;弹弓、瓦屋、琉璃弹儿——说起这些,现在的孩子或许大都不知所云,曾几何时,它们却是包括我个人在内的、不止一代人童年生活中的最爱。我已经属于见证那个逝去年代的许许多多的老游戏、老玩具、老物件,乃至老建筑的最后一代人了吧,仿佛只是转瞬之间,我们那一代人纯真的童年、美好的往事,就已渐行渐远;而那些曾经带给我们无限欢欣的旧时风物,已消失殆尽。

在罗大佑的《恋曲1990》中,有一段歌词这样写道:“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,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;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,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。”罗大佑把旧时光形容为“轻飘飘的”,似乎真实可见,却又无从把握,他所唱的,其实是一种面对时光流逝惆怅而又无奈的感受。

不能不承认,这是一部“轻飘飘的”小书,文字是轻飘飘的,内容同样是轻飘飘的。其中写及的都是一些过往的小事,既无足轻重,也不足挂齿。就是我的同时代人,或许也大都将其抛于脑后了。我却无法忘记它们,不仅无法忘记,随着岁月的流逝,它们甚至在我的面前变得愈加清晰起来——那些儿时的人事、风物、民俗、老歌……它们见证了我的成长,同时也见证了一个时代,它们或许超出了我的个人意义,从而打上了清晰的时代烙印,并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。

给孩子的故事

作者:王安忆 选编
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《给孩子的故事》由作家王安忆选编,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中,遴选出27篇经典,以短篇小说为主,也有数篇散文。王安忆跳出“儿童文学”的概念,拆除形式的藩篱,挑选出适合孩子阅读的篇目。

所选篇目包括汪曾祺、张洁、余华、苏童、迟子建等人的经典作品,具有打动人心的真挚情感。通过展示各式各样的故事中不同的人物命运,展现人内心深处的悲伤、喜乐和梦想。

独家连载

陈俊武

院士的故事
——陈俊武的青少年时代

张文欣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石化洛阳工程公司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陈俊武,是我国著名的石油炼制工程技术专家,是催化裂化工程技术的奠基人和开拓者。

他在耄耋之年,又在煤制油、煤化工等石油替代工业技术开发和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,为国家能源战略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。87岁时,他荣获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,书写了一位科学家传奇式的老兵新传。

我市作家、市文联原主席张文欣创作了描写陈俊武人生历程的长篇纪实文学,其中反映这位科学家青少年时期学习和工作的章节,以及与洛阳联系密切的部分内容,本报予以连载,以飨读者。

刻苦攻读 京华云烟
北大岁月(3)

毕业前夕,陈俊武把自己几年来的心血结晶——学习笔记整理装订,分成18类,各包以封皮,以《化学工程与我——俊武求知旅程之一段》为总题,重叠置于书架上,量一量,竟有7英寸厚。

陈俊武在北大期间刻苦攻读,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化学工程理论功底和构建了完善的知识体系,而且视野开阔,已经接触和了解了世界化工科学的前沿信息。更重要的是,他在这一知识积累阶段,也磨砺了意志,训练了方法,培育了为科学事业、为国家、为民族献身的精神。这对他一生的道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从那时起,他已经具备了一种素质:将来无论进入任何一个领域,他都可以成为那个领域最卓越的专家。

陈俊武对学习的痴迷和专注,似乎给人一种不闻世事的感觉,其实不然,他读大学的4年,正是他家遭变故、生活拮据的困难时期,也正是时局动荡的社会变革时期,而他是个“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”的热血青年,在这种环境中坚持学习,正表明了他对知识的重视和渴求,同时也是对自己面对时艰心理定力的历练。

陈俊武的父亲陈训昶初到北京时,在北洋政府的农林部任职,后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,再加上政局动荡,动来动去就把他的职位弄丢了。为了谋生,陈训昶找了一个法院文书的差事,主要是抄写公文卷宗之类,薪水比以前少了许多,况且也并非所学。日本人占领时期,陈训昶心情更加压抑苦闷,积郁成疾,后来就卧床不起。1946年,陈俊武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,陈训昶逝世,享年62岁。

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,主要靠以前的积蓄和典当度日,生活水平急剧下降。粗粮窝窝头、稀粥和咸菜成为家里的主餐。当年,陈俊武选择上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,除了志趣和理想,还有家庭的因素:一因北大是公费,学生每月可领到一袋面粉,这正可接济家中;二因工科学生将来就业谋职相对容易,能更早扛起家庭的担子。

为了节省住宿费和伙食费,陈俊武上大学期间,食宿都在家里。从端王府工学院到东斜街的家里,共5里,走一趟要3000多步,25分钟,一天4趟,他一共走了4年。走读4年,陈俊武也练就了深厚的走路功底。他脚跟稳、步子轻、跨幅大、频率快,一般人要小跑才能跟上他。

抗日战争胜利之后,全国人民都期盼和平安定,国共两党也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,但国民党反动派很快就撕毁协定,挑起内战,大举向解放区进攻。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,国统区内的“反饥饿反内战”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,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运动更是一浪高过一浪。当时,学校里有共产党的地下活动,也有国民党三青团在学生中渗透,不同政治倾向的学生之间的辩论、摩擦时有发生。陈俊武他们班里比较平静,也比较团结,政治气氛似乎相对淡薄。

其实,班里的同学们都不知道,陈俊武的家族早已被“赤化”。

陈俊武的大姐陈舜瑶1938年到了延安,后来和同为清华同学又一起奔赴延安的宋平结为夫妻。宋平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,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。1947年,已是中共高级干部的宋平、陈舜瑶夫妇因参与叶剑英领导的军调处事宜回到北平,陈俊武和他们在家里有过短暂的相见。

可以说,陈俊武生活在一个红色家族中。他大伯的二女儿、堂姐陈舜玉也是一位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,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山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县长。七姐舜超和九妹舜珍也先后去了解放区。他三叔的两个儿子、陈俊武的三哥和五哥也早已去了解放区。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,陈家人都严格地保守着这些秘密,避而不谈政治国事,但陈家大院里的政治倾向不言而喻。

在学校不谈政治的陈俊武,回家后常到一个表伯那里,偷偷收听新华社的广播。

在日记中,陈俊武吐露心声,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。有明确政治倾向的陈俊武并没有参加校园里的政治活动,他不想做一个职业革命家,他更想做一个用科学技术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的科学家。他专注于自己的学业,也热心专业性质的社会实践活动。